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

第一回 警幻仙追述紅樓夢 月下老重結金鎖緣

《紅樓夢》一書不知誰氏所作，其事則瑣屑家常，其文則俚俗小說，其義則空諸一切。大略規仿吾家鳳洲先生所撰《金瓶梅》而較有含蓄，不甚著跡，足饜觀者之目。丁巳夏，閒居無事，偶覽是書，因戲續之，襲其文而不襲其義，事亦少異焉。蓋原書由盛而衰，所欲多不遂，夢之妖者也；此則由衰而盛，所造無不適，夢之祥者也。循環倚伏，想當然耳。

夫人生一大夢也，夢中有榮悴，有悲歡，有離合。及至鐘鳴漏盡，遽然以覺，則惘惘焉同歸一夢而已。上之游華胥，錫九齡，帝王之夢也；燕鈞天，搏楚子，侯伯之夢也。下而化蝴蝶，爭蕉鹿，宦南柯，熟黃粱，紛紛擾擾，離離奇奇。當其境者，自忘其為夢，而亦不知其為夢也。

蘭臯居士，曠達人也。猶憶夢為孩提，夢作嬉戲，夢肄業，夢游庠，夢授室，夢色養，夢居憂，夢續娶，夢遠遊，夢入成均，夢登科第，夢作宰官，臨民斷獄，夢集義勇，殺賊守城。

既而夢休官，夢復職，夢居林下。迢迢長夢，歷一花甲於茲矣，猶復夢夢然。夢中說夢，則真自忘其為夢而並不知其為夢者也。

世有愛聽夢囈者，請以《紅樓續夢》告之，其書曰：話說那賈寶玉一時被僧道勾引了去，遊蕩多日，覺得冷冷落落，不像在家同姐妹們玩耍快活。因瞞了僧道，一徑到青埂峰下，探望那枝絳珠草。絳珠見了便說：「寶爺，你不要再來纏人了！活活教你治死了，難道還氣不過麼？」寶玉道：「不與我相干，這都是警幻仙弄的鬼，如今我們同去和他算賬。」絳珠道：「使得，我正要去問問他呢。」兩人就尋到太虛幻境來。警幻一見，便知來意，向他兩個陪著笑道：「你們不要抱怨我，連我也做不得主。」寶玉道：「你明明把冊子給我瞧，冊子既在你處，如何說做不得主？」警幻道：「我這裡專司的是離恨天，你們原不該入在我的冊子上。這叫自討苦吃。」寶玉道：「依你說，這好姻緣又是誰管的呢？」警幻道：「自有月下老人掌管的。」

絳珠道：「既是這麼，就煩你回到月下老人處求求他，結個來世緣罷。」警幻點點頭道：「也使得，看你們可憐得慌。」寶見仙子允了，連忙拉了絳珠，跟了仙子便走。

不多一時，到了一所洞天。警幻道：「這就是他的住處。」

卻好湊巧，那福祿壽三星都在這裡。寶玉看時，見二人對坐下棋，二人旁坐觀局。月下老人見了警幻便問：「仙子何事降臨？」

警幻笑道：「被這兩個孽物纏擾不清，特來求你成全成全他們罷。」老人道：「你且說來我聽，可成全便成全。」警幻指著寶玉道：「他原是女媧氏煉來補天的石頭，餘剩下來放在青埂峰下，年深月久通了靈，投胎到賈家為子，取名寶玉，卻被僧道誘他出了家。如今又生塵念，要想了完前世情緣。」又指絳珠道：「他是一株絳珠仙草，生在這石旁。石頭怕他枯槁了，時時用水澆灌他，他感激此石，也投胎林家為女，取名黛玉。和那寶玉是表親，同居一室，兩心相愛，滿望成婚。誰知無姻緣之分，別娶薛氏寶釵為妻，黛玉便悲恨而死。如今兩個又想結來世婚姻，為此特來求你。」月下老人尚未答話，壽星在旁邊笑道：「這也可厭得很，一石一草，卻有這些嘮叨，不用理他。」寶玉聽了生氣起來，便嚷道：「老弟台，不要你多管閒事。我雖是一石，比你年紀還大幾歲呢。你不要倚老賣老，安靜些罷。」壽星罵道：「到底是塊頑石，枉投人身，全不懂事。你直到了女媧的手裡才煉出來。我們三光，自從盤古開闢之初便有了，可知星宿是與天地日月同壽，如何反比你小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有地便有石，難道不是開闢時就有的？」兩個正在爭論，老人道：「閒話少說，我看仙子分上，成就了你兩人罷。」

就在胸前袋內取出一條鮮紅的繩子來，說：「你兩個各在腳下拴一頭。」兩個忙忙拜謝，緊緊拴在腳上，並肩立著。老人笑道：「笨塊！拴一拴就是了，何必縛雞似的，盡著捆個不了？」

二人聽了，才解下來，跪著送還老人。老人又向袋內取出一本簿子來，面上寫著「天下姻緣簿」，提起筆來問：「你們投了生，可姓什麼，叫什麼名字？我好注簿。」寶玉呆了一呆道：

「這卻不知道，要問閻羅王的。」警幻道：「閻羅王管查察善惡，用刑發放。那生死的事，仍聽南北斗做主的。」寶玉忙問：

「南北斗在那裡？快去央求他去。」警幻道：「南斗掌生。北斗掌死。這不就是南極星君麼？偏你剛才不該得罪了他，如今怎麼好？」寶玉聽了，連忙跪下，叫道：「少姪年幼無知，一時冒犯，還求老伯開恩恕罪！」絳珠也跪下道：「我年紀還輕，叫聲太老伯罷。」壽星哈哈大笑道：「這會子不叫老弟了。真真兩個孽障，便這樣情急得很。我把你們投兩隻哈叭狗兒，打打雄也算是夫婦了。」說著，就在袖中取出一本冊子，揭開一看，道：「你原是賈家的兒子，那賈家祖父替朝廷出力，有些功德；兒孫又相沿長厚，不肯倚勢欺人，將來家運大昌，要生個極貴的孫子。現在你的妻子寶釵遺腹將產，你就去做他的兒子，大有好處。」寶玉道：「好極！舊游熟地，又且往寶釵肚裡去鑽鑽，也是舊游，越發有趣。」接連磕了幾個頭。壽星又向絳珠道：「賈家還要生兩個大貴的女兒，你可願去？」絳珠道：「這使不得！若同生賈家，那裡還做得夫妻！」壽星笑道：

「也是，我倒忘了。」絳珠道：「自古說『夫榮妻貴』，既是寶玉貴了，我還愁什麼？只要投個尋常良善人家就好。我記得前生與那史侯的姪女兒湘雲十分親愛，情願投做他的女兒。」

壽星將冊一看，說：「可巧，他也有遺腹，該生一女，就把你去投生罷。」一面就提起筆來注明姓名、壽數、福分，收入袖內。二人又叩謝了，立起身來便走。壽星罵道：「冒失鬼，連人身都不曾討完全，就想走了？凡世人貧富貴賤，是福祿二星掌管的，須得他兩個注明冊子才中用呢。」寶玉聽了，便扯了絳珠去跪求二星。二星全局已完，為算一個劫，翻來翻去叨騰不清，那裡來聽他們的話！二人沒法，只得跪著靜候。停了一會，局畢。數一數子，福星輸了半子。月下老人道：「該我來打贏家了，快些注冊，好叫他們投生去。」二星道：「剛才聽得你們咕咕咯咯說了許多話，到底為著什麼事？又叫我們注什麼冊？」警幻仙便接上口，將適才講過的話重述一遍。二星道：「壽星註冊了沒有？」壽星道：「早注了！」又問月下老人「赤繩係過了沒有？」老人笑道：「你兩個真個著棋出了神了。才剛他們捆茹似的綁了這半天，難道就看不見了？」二星笑了一笑，各在袖中取出冊子注個明白。

壽星道：「如今好去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又想起一件事來了。」向老人道：「還要相求老伯伯，我難道止有一妻沒有妾的嗎？須得多拴幾個才好。」老人笑道：「這叫做『得隴望蜀』，也罷，我竟做個整情。」便向袋中取了赤繩，又在靴中抽了幾根紅色的籌兒，將繩拴了，把那一頭拋與寶玉。寶玉喜喜歡歡忙在腳上拴了一拴，且不送還。又跪下道：「還要相求老祖宗、老太爺、老伯伯賞個全臉。」老人道：「又要什麼？」寶玉道：

「有了家花，也要有些野草助興，方是十全。」老人道：「放屁！到底是糊塗石頭，貪求無厭，有了大的又要小的，有了家的又要野的，世上的女人都叫你占盡了，不好。」寶玉道：

「也不必占盡，只撿幾個好的給我拴一拴罷！」老人只是不許，寶玉只是哀求。纏了多久，祿星急等下棋，便道：「你老人家也太小家子氣，就再賞他幾個何妨？」老人聽說就向靴中抽了幾十根綠籌，照先拴縛。那寶玉早將那空頭拴在腳上，待老人拴過就解下送還。磕了十多個響頭，說道：「咱們這會子好去了。」絳珠道：「且慢著，我倒有些信不及。拴了若干的籌子，恐怕又是什麼『金玉姻緣』硬硬的占了去，可不白瞧熱鬧？」

月下老人道：「孽障，你便要怎麼樣呢？」絳珠道：「我只要一把金鎖就夠了。」老人說：「這不是我管的事，你去求壽星罷。」

壽星道：「他前世吃了虧，如今格外要老到些，這叫做『懲沸羹者吹冷齏』。」說著，一面提筆在他胸前畫了幾筆；又叫過寶玉，在他背上也畫了幾筆。說道：「快去，讓我們好靜靜的下棋。」寶玉絳珠心滿意足，又磕了無數的頭。才走出來，又叩謝了警幻仙，再三囑咐：「如今切不可再將我們造上冊去。」

仙子道：「如今你們美滿姻緣，榮華富貴，我這離恨冊上自然是無名的，不必過慮。」說畢，慇懃作別而去。